# 【色水浒系列之豹子头林冲】【作者：gubaman】【完】

第一回入洞房张霞思往事 娶新妇林冲展神威

且说北宋朝徽宗十年，虽北有强辽虎视眈眈，西有西夏、吐蕃窥视中原，然东京开封府仍是一片歌舞升平。

时值仲夏，梧桐街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名震天下的林家梅花枪第十二代传人林宁林提辖正在娶儿媳妇。

亲家公张天山原也是东京一个厉害角色，曾任大宋御林军的箭术教头，雄腰猿臂，百步穿杨，人称“小养由基”，但因年纪渐大，老眼昏花，体力下降，渐渐的不为朝廷所用。妻子早逝，膝下仅有一女相伴，名唤张霞，所幸从小聪明伶俐，善解人意，偏又长得体态窈窕，风姿袅娜，天生的一副美人胚子。

林宁与张天山都是同朝为大宋天子办事的，原也早就相识，一日两人在茶馆饮酒，林宁在担忧犬子林冲整天混迹瓦肆弄堂，不务正业，一味的使枪弄棒，好勇斗狠，颇有给他找个老婆之意。

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张天山正是山穷水尽之时，度日维艰之际，再加上不得已的苦衷，就说了些“小女粗陋，恐有辱门风”之类的客套话，当下两人谈着就觉得投机，乘着酒意，就订下了这门亲事。

张霞静静地坐在洞房里，打扮得如春山妩媚，夫君林冲尚未进屋，想是在外招呼客人。

她悄悄揭开盖头，但见屋内陈设简洁，窗明几净，窗户上贴着几张大大的“喜”字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

她闭目沉浸在遐想之中，想起从此将与另一个陌生男人共度余生，不禁心下缱缱，她的思绪随着几案上的烛火袅袅飞扬……那年，张霞年方十四，正自蓓蕾初开，明眸皓齿，流丽动人。

记得好象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夏日里，阳光明媚地透过屋外葡萄架的缝隙泻进了幽静的庭院，张霞躺在红木榻上沉睡着，身上穿着一件玉锦罗衫，映衬着雪白的肌肤，俏立的双乳隐约可见，香腮晕红如贵妃醉酒一般。

她的下身系着一条水红纱裙，一双三寸金莲斜挎在木榻靠手上，盈盈一握，活生生的可爱。

张天山正从教场上回来，热汗淋身，猛然看见女儿那幅海棠春睡图，久旷的心海顿时起了波澜。由于他整天忙于公事，家中事务常常让邻家的刘婶帮忙，女儿的日常起居又有小丫环锦儿照顾，却不曾想到女儿竟长得这般大了。

他呆立着看了半晌，欲火飞升，胯下的阳物高举，坚硬如石，只觉得唇焦舌燥，下腹高涨，尿意频频。

虽然他常常出没花街柳巷，但萤火怎与日月争辉，再出色的妓女也不如这如出水芙蓉般的娇艳。

他慢慢的跪了下来，轻轻地卸下那水红纱裙，掀起里面的小衣，但见圆鼓鼓的白白阴阜上覆盖着些许柔软的阴毛，阴牝肥大丰美，就如邻街王大娘家卖的面团似的丰润光泽。或许是天气炎热的缘故，她下体的肌肤显得潮湿，色如人乳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如桃花绽放的小浪穴一开一合，仿佛婴儿之嘴嗷嗷待哺。

张天山终于抑制不住自己，颤抖着把那双充满老茧的手放在高高突起的阴阜上摩挲，触手处温暖细腻，光滑如缎。

就在此时，张霞“嘤咛”一声从梦中醒来，在睡梦中她感觉有风沙掠过，刮痛了她娇嫩的肌肤，可没想，一睁眼却看见父亲正赏玩着自己最隐秘的地方，她一时吓得呆了。

从小就经过“三从四德”教条的灌输下的她对于父亲的敬畏是根深蒂固的，她羞红了脸，怯怯地道：“爹，你在干嘛？”

此刻花影轻移，黄莺在葡萄架上清脆地啼鸣，那股处女的清香交杂着墙角传来的花香刺激着张天山的神经末梢。他欲火已然在心中燃烧，耳中哪能听得见女儿娇怯的声音，满眼尽是女儿那白里透红的脸蛋。

“好女儿，你莫叫，依了爹地，爹地什么都给你。”

他脱下她的上衣，粗糙的手已是捏住了那勃勃而立的乳头，仔细揉搓着，只觉得湿热润滑，心旌摇荡。张霞感到脸颊滚烫，如火燎一般，通体燥热，一张小嘴已是挤出几丝呻吟，嘴角轻翘，更是惹人怜爱。

“我要邻居小梅家的那种丝缎，还要余杭产的。”

那日见过小梅穿着一身绫罗，俏丽动人，张霞嘴上没说，心里却甚为妒忌，颇想也拥有这么一样。

张天山见女儿肤若凝脂，唇似涂朱，香乳挺立，迎风招摇，已是魂飞魄散，不知所以了。

“好、好女儿……爹地还给你买临安的宫花，金陵的玉镯……好霞儿，你真香！”

此时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他也要把它摘下来送给她了。他松开了双手，解开了腰间的丝带，脱下长衫与内衣，露出了还算壮健的胸膛，上面的黑毛密匝匝的甚是吓人，张霞心下狂跳，血冲脑门，急忙闭上了眼睛，但随即又微微眯着，却见父亲那话儿已是高高翘起，顶得内裤像是支起了帐篷。

张天山抱紧女儿，只觉心痒难搔，已是将一张胡子拉匝的嘴凑上与她相接，咂舌之声不绝于耳，张霞丁香暗吐，香涎甘甜芳菲，沁人肺腑。

张天山如身在云雾之中，神仙也不过如此而已！他一手抱着女儿的纤腰，一手抚摸她光洁的胸部，到处都是酥酥软软，触感舒服，他可以感觉到女儿已经渐渐动情。

在这情场老手的撩拨下，张霞春情难耐，胴体有如火练，轻声呻吟，如莺啼鹂鸣，嘤嘤咛咛，双手已是抱住父亲雄壮的腰身。

张天山的嘴移至女儿的胸部，吸吮着她那两颗紫红的樱桃，恨不得一口吃进肚内，他的舌头轻抵着乳头，只那么一下，就让张霞感到无比的麻酥，她一阵的抽搐。

张天山的一双枯手已伸进女儿的下身，隆起的阴阜有柔软的阴毛覆盖，触手之及，都让张霞不自禁的紧夹住双腿，脸如火烧，喘息声越来越大，丰腴的身体如蛇般扭动，显见得她的内心是骚动不已，她的手儿也伸过来抚摸着父亲那高昂挺立的话儿，只觉身在空中，轻盈如鸟，直欲飞去。

张天山分开她那修长曼妙的双腿，股间芳草离离，阴牝处光亮湿润，惹人爱怜，一脉清流正自从那销魂穴中渗出，色如人乳，香气熏人。

时当正午，树上知了乱鸣，张霞仰天躺着，两腿大大张开，粉脸娇艳，媚眼如丝，娇啼不断，小手纤纤的在小乳上不停地揉搓着。

张天山看到女儿那般的浪态，淫声不断，阳具已是蠢蠢欲动，他一手扶着已是挺将过去，龟头刚抵一半，只听张霞已是痛得大叫，“啊！！爹……女儿痛死了……女儿不要了……”

她的阴牝突然间被一个硬硬的东西塞进，顶得阴牝内奇痛麻辣，急忙伸手摁住了那根滚烫如火的阳具，“爹，我那里要裂了，我要死了……”

怎奈此刻张天山正在紧要的关头，岂有就此罢手之理，他已是猛然一掼，龟头尽入阴牝深处，直抵花心，张霞痛得珠泪翻滚，阴牝之内犹如刀绞般的疼痛难当，她浑身肌肉僵硬，贝齿紧紧咬着朱唇，屏住呼吸，“爹……可怜女儿蒲柳弱质……切莫再用力了……”

张天山听了不禁有些自责，忙放慢节奏，轻抽浅送，款款温柔，渐渐地只觉得里面滑腻非常，想是已入佳境。

他眉飞色舞地腰肢大摆，弯腰细细看着阴器相接处，见那阴牝饱满丰润，阴唇时开时阖，艳若桃花，阴毛上沾染了几许处女血，鲜艳夺目，映照着白白的阴牝，更显得奇诡无比。

处女奇紧的阴壁夹得他的阳具舒畅欢美，快感自小腹丹田传到顶门玉枕，再回流至阳具，他双眼紧闭，只管用力抽送，越来越快。

张霞初时疼痛，到了中途已是转为酸麻，她逐渐把持不住自己的矜持，放出了百倍的风情，粉臀轻抬轻放，体会那话儿在阴牝内的点、吮、抵、啄，真如青蛇吐信，咬得她是云鬓篷松，凤目斜睨，端的是奇淫风骚。

二人插送相接数百下，张天山老迈之躯渐渐不行，只觉双腿软弱无力，遂轻声呼道：“女儿，我要出来了……”

阳物一阵收缩，一股浓冽的精液喷涌而出，有如湍流飞溅，射在花心深处溅起朵朵浪花，然后双手紧紧地抱着张霞的丰满娇艳的胴体倒在了红木榻上。

而张霞也随着那股热浪的流入而舒爽异常，雨散云消，两人搂抱在一起，交股叠肩，大汗淋漓。

自此以后，父女之间的情事自是层出不穷，乐此不疲。然而乐极生悲，张天山年迈体衰，怎耐得住这年华正茂的青春女子，几年下来，竟落得满身的疾病。

这才思想着要将女儿嫁将出去，否则这身臭皮囊未免会提早去见阎罗王。

张霞见窗外月影渐移，然而夫君林冲却犹未进洞房，她长叹一声，将身子斜倚在缎花被上，美目将闭未闭，一只小手托着香腮，显得风韵楚楚，丰腴的胴体焕发着无上的春意。

就在此时，已是醉醺醺的林冲已是撞开门扉，只见四对大红蜡烛燃得旺盛，那新人正躺在床上睡着，但见那柳眉斜飞入鬓，长长的睫毛掩映下的杏眼微闭，樱唇轻启，脖颈间白皙光洁，端的是一个美人儿。

饶是林冲素来不喜女色，也不免情动。

要知林冲为人豪爽尚侠，虽年已三旬，却至今未婚，为的就是天生的厌恶女子，反而对龙阳之事是如猫儿遇腥，苦逐不已。现今囿于父命难违，只好违心娶妻，还是磨磨蹭蹭的直到深夜才进洞房来。

但一见张霞之绝世风姿，登时淫兴大盛，只看得心旌摇荡，呼吸急促，他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着那如粉琢玉雕的脸蛋，只觉滑腻非凡，“娘子，娘子……”

张霞一下子惊醒过来，只见眼前一个锦衣男子，豹头环眼，燕颔虎须，八尺长短的身材，显得昂藏英武，不禁心下甚喜。

要知以前女子不过门是不知道夫君的相貌的，待得一见林冲之神采，她一下子就神为之夺，羞得低下了头，一张小脸红若彩霞，水灵灵的大眼睛已是秋波荡漾，“夫君来了……”

千言万语也只在那一瞬之间，林冲已是轻舒猿臂，三两下就褪去了她一身的新娘装，露出光晃晃亮晶晶的身子来，但见双乳尖挺，玉润珠圆，小腹平坦，双股之间芳草萋萋，玉唇儿张缩不已，显是情切切意真真。

他贪婪地看着这肥美丰腴的可人儿，颤抖着双手脱去了长衫，露出强健的肌肉，在呼吸之间更是鼓成块块，雄壮英武。

“也不知那话儿怎么样？”

张霞羞羞地闭上了眼睛，这新婚之夜可不能显得太过张扬，以免露馅，这是临行前父亲一再叮嘱的。她只感觉到，有坚硬的胡子渣正扎着自己娇嫩的粉肉，一根长长而潮湿的舌头正蜿蜒地往来于双峰之间，在这吸咂时她只有强自忍住直欲喷发的热情，全身香汗淋漓，娇喘不已。

“贱妾弱质，还请相公珍重……”

她纤手一摸，竟触到了一根又粗又长的滚烫之物，小手儿颤颤，“这物这么长大，贱妾好怕……”

娇啼婉转，显出不胜凉风的娇羞，林冲微微一笑，“娘子莫怕，林冲自当小心。”

他摇了几下亮晃晃的长枪，阴茎上青筋暴露，他将张霞抱起，自己跪在了床上，而张霞的两只纤手环环绕于他的脖子上，双腿自然而然的勾搭在他的腰间，林冲双手托着她的肥臀，把那阳物缓缓地送入了那销魂窟里。

张霞大痛，忍不住叫喊着，“疼，相公轻点……”

虽然已非处女，但林冲阳物之巨大实非其父能比，登时将她的阴牝拓宽，在里面横冲直撞，势不可当，不一会儿，就见阴道口流下些许血丝。

“好娘子，试试你相公的林家枪法吧。”

当下已如狂风骤雨般的一阵猛攻，那阳物时常连根尽没，阴囊在外不时的挤压在阴蒂之上，那张霞已是体酥声弱，欲仙欲死，好似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被拆散一般。

林冲狂抽了数千下，将那话儿退了出来。只见张霞气喘吁吁的，全身香汗淋漓，已是被他弄得死去活来，瘫倒在床上，白生生的胴体刺激着林冲犹未退去的神经。

只见她两股之间茵茵绿草下一道峡谷豁然洞开，光光肥肥的阴户内有阴蒂高翘，如鸡冠微吐，似蓓蕾初绽。两片阴唇分开，四周淫水四溅，显是经过一番搏斗，张霞先自泄了。

他触手一摸，那淫水粘稠，如蚕丝连绵滑润，带得满手都是。

他轻轻一笑，翻转她的身子，吐出一口唾液涂在她的后庭，沿着菊花蕾边圈了几下，张霞只觉得奇痒难当，“夫君，你是要……”

她心下大惧，以林冲阳具之粗大，要插入那小小的缝隙之中，肯定是要死的了，她惊道：“不、不……”

可没等她说完，那根奇大无比的阳物已是生生的插入了她的肛门内，一股火辣辣的巨痛从后庭传来，她大叫一声，已是昏迷过去。

恍恍惚惚之中只感觉有一根铁锯在直肠内拉锯着，刮得内壁奇疼，慢慢的又转为酥麻，紧接着，有津液产生，润滑着那阳物的穿插，美妙的感觉霍然生起，她的双目不再茫然，放出了兴奋的光芒，尽管身下早已一片狼籍。

林冲由于久练武功，甚有长力，直插了再近千下，仍是犹有余力，抽插之间分外热情。

张霞只觉得后庭内如针刺般疼痛，直欲撕裂，已是鲜血模糊，血淋淋一片，惨不忍睹。

张霞不禁哀求着，“相公，不要再折煞贱妾了，贱妾快要死了……”

“那好吧，我再插下前面的吧。”

他把阳物提拔出来，复又插入了那牝穴内，双手抚着那弹性十足的丰肥屁股不断发力，直抵得她双乳乱甩，如醉如痴，牝穴内洪峰涌现。

林冲再一阵的猛烈进攻，才将积蓄已久的精液尽数送入了那牝穴里，只激得张霞哆嗦不已，飘飘欲仙。

一时间鲛蛸账中花残月缺，粉褪蜂黄，腥红涓涓，燕语喃喃。

第二回泄淫欲老林宁扒灰 感亲情小张霞乱伦

次日早晨，林冲夫妇依例到前堂给父亲请安递茶，两人激战整夜，林冲身强体健倒没什么，却苦了张霞娇弱之躯，犹自下体疼痛，行走不便，蹙眉之际显得更是标致可人，饶是林宁原已不波的老井也起了些许微澜。

“你们下去吧，霞儿身体不好，你要多疼疼她。”

林冲诺诺连声，带着张霞回到内室，免不了又是一番行云布雨，共效于飞。

林宁虽老，但多年习武，虎老雄威仍在，当下看见儿媳妇妖娆无比，体下阳物勃然而起。

正思想着该如何是好，一个穿着淡绿裙子的小女子端着茶叶进来了，却是随嫁侍女锦儿。

且说这锦儿，年方二八，正在春心勃发之时，生得姿容清雅，因未经破身，自有一番少女风致。

“老爷，请用茶。”

声音清脆悦耳，然听在林宁耳中却不啻晴天霹雳，他一把将锦儿抱在怀里，老手轻狂，已是伸进她的裤裆内，把那牝户又摸又捏，霎时淫兴益浓。那锦儿下体猛然遭袭，不禁脸颊潮红，双手推却，“老爷，您莫这样……”

林宁已是心魂荡漾，难以自制，哪管弱女无力，双手连环，卸去锦儿的裤腰，露出雪白双股，恰似粉团一般。那牝户儿，红的红，白的白，阴蒂如鸡冠微吐，销魂小窍紧闭，显出一道小缝隙，煞是喜人。

锦儿虽常见张氏父女做那事，但毕竟那时年幼无知，目下年纪渐长，已是知晓人事。

当下被林老爷一番轻薄，难免情动，更想那销魂滋味却是如何让小姐欲仙欲死。

林宁欲火高涨，全身运劲一挣，衣物尽去，这“霸王卸甲”原是祖传功夫，也让他运用得娴熟无比。

锦儿怯生生的看着那勃然大物，长约七寸，只恐自家牝户狭窄，不堪重负。

然就在她犹豫之际，林宁已是抹些唾液在那阳物之上，凑着那光光肥肥的牝户儿一顶，仅进寸许，就听得锦儿痛哭出声，“老爷，可怜锦儿则个，要死了一般……”

林宁搂住锦儿粉白的脖颈，将那舌尖儿抵进她的小嘴，紧紧地吸咂着檀口丁香，体下阳物却是并不稍停，一连就是二十几抽，才得以尽数而没。

锦儿牝户如欲割裂般的痛楚，火辣辣般的疼痛，当下只是蹙蛾忍耐，直至林宁数百抽后，才苦尽甘来，婉转娇啼。

林宁只觉那牝户内阵阵紧缩，就如有一只小手儿轻握，湿润滑腻，不觉得又是狂抽乱送。锦儿也是呻吟声不绝，小手紧紧扣着林宁的双肩，生生划出几道血红。

林宁站稳马步，身似弯弓，臀部发力，一根阳具在里面拱进拱出，伸缩不定，龟头抵在花心深处，就如鸡啄一般快活。

锦儿的花心就像要开放了，昏去又醒，浑身乏力，却又快美无比，终晓得小姐为何沉缅此中之故了。

“好锦儿，似你这般妙物，缘何你家老爷不曾碰你？”

林宁边抽边问，他素来知晓张天山的禀性，岂容美物错过。

锦儿心魂俱散，只觉全身舒服畅意，不觉翘起秀美双腿缠在林宁腰间，气喘吁吁的道：“老爷，你不知道，我家老爷怎么会看上我，他与我家小姐早就…”

说到此处，锦儿忽感不妥，忙闭上了嘴，只是唇间依然是呻吟不已。

那林宁老奸巨滑，一点即透，登时明了，腰肢用力，心下大骂，张天山这老东西，不是人！

林冲夫妻新婚燕尔，欢好月余，林冲的热情却渐渐显得有些淡了。

这日张天山兴冲冲的前来报讯，“东京殿帅府要招考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，三日后在西郊校武场公开比武，冲儿枪法了得，可以去试一试，也好图个功名，封妻荫子。”

林宁也点头赞许，“对，学成好武艺，卖与帝王家，冲儿，你就去吧。”

林冲原也打算博个功名，好光宗耀祖，既然父亲吩咐下来，也是兴致勃勃。

是夜，正逢十五，月亮圆圆地挂在树梢头，林冲出外会友未归。张霞闲极无聊，走到中院纳凉赏月，她披着一件蝉翼薄纱，不施粉黛，淡雅清新，显得丰姿绰约。

就在她呆立沉思之时，传来一声“嗯哼”的咳嗽，她急忙回头一看，却是公公林宁站在身后。

“深夜风大，你穿这么少，可莫着凉了。”

林宁的声调平缓温柔，充满爱怜之意。

“公公，不会的，今儿个天热，我出来吹吹风。您还没休息？”

公公平日严肃，不苟言语，想不到却这般的体贴，她忙紧了紧身上的纱巾，公公的眼睛在暗夜里显得精光闪闪，奕奕有神。

其实林宁站在她的身后已是许久，这平静的小家庭里原本都是男人，自来了这个温柔美丽的儿媳妇后，他再也按捺不住潮涌的激情，经常悄立儿子的窗下，聆听他们做爱交媾的声音，然后回去自个儿在被窝里施展五爪功，安慰老去的情怀。

“没有，我睡不着……霞儿，冲儿对你好不？”

林宁凑上前去，已是一把抓紧了她的小手，纤手滑润细腻，鼻间有一股淡淡的清香，想是从儿媳身上传来的，他心中荡漾，吞下一口唾沫，胯下阳物跃跃欲试，真是欲罢不能。

“啊，公公……”张霞被公公的举动惊呆了，螓首低垂，小脸晕红似火烧，“大哥对我很好……”

只是这句话含在嘴里，嗯嗯哼哼的已是发不出声。

“好霞儿，你真是漂亮，公公第一眼看见你就喜欢你。”

林宁就着这夜色静美已是一把抱起了那曼妙的胴体，温暖在握，实是心魂俱散。

“不，不……公公，这不好，大哥就要回来了……”未等她说完，小嘴已被林宁的嘴封住，长舌一渡，顶着她的丁香就吸咂起来。

“霞儿，冲儿的功夫比你老父亲的如何？”

“啊，公公，您怎么……”

此时张霞一听之下已是魂飞魄散，一时间吓得也是全身酥软，任凭公公将她抱至他的屋内。

林宁把她放在榻上，轻轻脱去她的薄纱，但见玲珑剔透的胴体上凹凸分明，肌肤白若凝脂，如冰如玉般的晶莹，只看得他是心跳加速，呼吸急促。

林宁轻轻弹了下她娇嫩的乳头，然后低下头来细细的吮吸，这少妇的体香夹着乳香着实让他舒服畅快。

张霞被他这口中一含一放，一吸一吮，一种无边的快感随之即来，芳心可可，如欲仙去，她闭上眼睛，静静体会其中的滋味。

林宁在玩弄儿媳的乳头时，手指也未闲着，张霞的衬裤也是被他剥个精光，修长白嫩的玉腿横陈于公公的眼前，两股之间的秘处芳草离离，嫩红细白之物隐约可见。

林宁把她的一条腿儿抱了起来，低头轻轻吻着那桃花源处，手指的捻动叫张霞好生酥麻，不由得发出呻吟之声。林宁三下五下除去自己的衣衫，胯下阳物也是昂扬愤怒，凛凛生威。

张霞羞红着脸，低低的呼道：“不……这不行的……”

“好霞儿，你就顺着老爹一回……让你见识一下老爹的功夫，要知道林家枪法绝不比你老父的差。”

林宁迫不及待地分开她的两条腿，用手扶着坚硬如铁的阳具伸进了那紧紧密密的销魂洞里，当下已是抽送不停。

张霞的阴牝被插得满满的没有一丝缝隙，每抽拉一下，阴牝处的嫩肉便或进或出，明明灭灭，煞是惹目。她柳腰款款，粉臀抬放，迎合着林宁的抽插，每一次都是那么的一往直前，一捅到底，令她芳心灿烂，在这轻抽浅送之间淫语浪声不绝于室。

林宁抖搂着精神，一口气抽插了数百下，气喘吁吁的已是满头大汗，可身下的张霞淫兴正浓，“好公公，你要插紧一些，快插……”

浪语淫縻令林宁不知疲倦，只管埋头耕耘，奋力抽送，又抽了数百下，他下腹一紧，一股精液如离弦之箭一把把的射在张霞花心深处。

然而林宁虽泄，那小张霞却仍“啊啊”的乱叫，显然是还未尽兴，林宁低下头来，用手拨开阴牝处潮湿的浓荫，把那舌头伸了进去。

只见张霞浑身直颤，那紫亮的阴牝一收一缩的，而淫水便如春潮涌流，林宁张着大嘴把那些外泄的淫水一口一口的接纳，不时咂舌深吸，如饮甘醇。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果不出林宁所料，林冲在众多参赛的武士当中显得卓尔不群。

当见到儿子使出林家的看门绝招“梅花七出”把对手挑落马下时，他就知道现在的林冲已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他不禁抚须赞赏。

经过这两天与儿媳的肉体鏖战，林宁倍感体虚，虽然在回春堂拿了些补药，但终无济于事，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子已是如江河日下，一日不如一日了。

但张霞那如火的胴体却又是那么的诱人，以致于他一次次的越轨，一次次的发泄着原始的能量，就在昨晚，张霞趁着林冲睡熟之际，还和他在厨房里的灶台上大战了数百回合，几乎要榨干了他，但他乐此不疲。

这一天，林提辖家中贺客盈门，都来祝贺林家公子林冲出任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，来者多为京师武界名流。

其中还有林冲至交御林军金枪班教师徐宁，长得相貌堂堂，六尺五六身材，团团白脸，三牙细黑髭髯，腰雄膀阔，使得一手钩镰枪法，极是了得，两人由武相交而终成莫逆。

林氏父子杯来酒干，喝得痛快不已。张霞在内室也是高兴非常，毕竟夫君出色，她脸上增彩。

她细细地抚摸着下面的牝户，阴唇如菡萏般盛开，经过洗礼的牝户正成熟精美，充满热情。

“好女儿，在想什么？”却是张天山偷空溜进了她的内室，已是数十天未曾亲近了，这老儿急色得鼻涕直流。

“爹，你没良心……”

一只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流转，软叭叭的倒在父亲的怀里，似嗔非嗔，脸色酡红，一轮明月透过纱窗把屋内照得雪亮。

张天山把女儿抱得紧紧的，面对面的深深的亲了下嘴，舌尖吐在她檀口里，两下翻飞，蜜成一团。这一番吸咂使得张霞面红耳赤，浑身骚痒，下身也不自禁地有了些晶莹淫液，浸湿了桃红夹裤。再过一会，那牝户里的淫水如细成涓涓，顺着两股之间流到了脚踝。

张霞忙从袖子里抽出一幅白绫纱巾，伸进内裤擦拭，但见上面潮湿一片，闻之腥臊中带有一股淡淡的清幽之气，如丝如缕，令人魂消。

张天山看她如此，已知情动，便用手来给她宽衣解带。

张霞羞道：“爹，这如何使得，羞人答答的，要是人家进来呢？”

张天山哀求着，“好女儿，可怜爹爹已经好多天没吃肉肉了。”

张霞一听，爱惜之心顿起，淫心勃动，“那你，你要轻点声哦。”张天山大喜之下，手足无措，好一会儿才把她的裤儿褪下。

但见月色撩人，一轮光亮晶莹地照在女儿那嫩生生的牝户上，如水银铺盖，似白蜡做成。

张天山一颗心嘭嘭直跳，小腹收紧，下身那话儿就如铁棒一般，跳动不停。

他忙不迭地从裤裆里掏出来放在手中，虽然不太长大，但却结实有力。

张天山把女儿放在床上，双手赏玩着那一对三寸金莲，可说是玉润珠圆。再看那牝户，鼓鼓的，白白的，就似那荔枝剥壳，细腻光滑，一对粉红色的唇儿掩映着一条细细的缝儿，隐约可见那阴蒂翘立如风中颤抖的樱桃。

他忍受不住那种诱惑，手指轻伸，已是捻住那阴蒂儿捏弄，手感滑腻，再将手指一伸进牝内，只觉得里面紧紧的，热热的，羊肠小道里甚是难行。

张霞轻声呼痛，他忙把手指伸出，却见那阴唇儿又合上了，上面闪着光亮，在那些浓黑的毛儿映衬下，更是动人。而此时，张霞也开始轻轻地呻吟着，抑扬顿挫，间间关关，煞是好看。

她只觉牝户如火炙一般，阴唇紧闭，一股淫水从那条细细的缝隙中流出，口中哼着，“爹，你快点，用力插吧，女儿好痒痒。”

张天山腰肢一挺，阳物对准那缝儿，已是一杆见底，直抵花心。张霞闷哼一声，牝内奇痒，酥麻酸痛，百般滋味涌上心头。

张天山抽了数百抽，直插得女儿浑身津液冒流，通体舒畅，“亲亲老爹，你再用力些……”张天山一听这浪话儿，使出了浑身解数，用了十二分的力气，把那话儿就是猛送，只觉得那牝户把自己的阳物紧紧裹住，每一步都是那么艰难。

而张霞却是十分受用，牝内肌肉被那滚烫之物烫得酥麻快活，小腹紧缩，牝里又是流出了许多水儿，口中还大声呻吟着，“亲亲老爹，你可入死女儿了。”

张天山听着那莺啼婉转，阳具在牝中大进大出，阴器撞击发出“嘭啪”声。

张霞摇晃着，钗横鬓散，一对椒乳跳动不定。张天山再抽得数十下，阴囊收缩，知道自己要泄了，忙紧紧地抱着女儿滚烫的胴体，怒吼着射了出来。

张霞也是浪叫一声，身子摇颤，就像要脱力似的，只感到牝内如热油灌顶，烫得神情恍惚，快美异常。

两人相拥着抚摸了一会，外堂暄嚣渐隐，但听得走廊处传来脚步声，张天山急忙穿上衣服，穿窗而走。

待得林冲娘子把门一开，却见林冲已是被一个人搀扶进来，来人蚕眉凤目，仪表非凡，正是林冲好友金枪手徐宁。

本楼字节数：20142

????总字节数：70861

????【完】

????